蓄勢待發，轉播巴黎奧運！

源於奧運

李漢源

作為體育傳媒製作人，內心總會期望有一天能「朝聖」，參與奧運採訪及製作，始終奧運會是體育界最大型國際盛事，有着世界各國最大型電視製作團隊，雲集全球體育精英製作人及採訪者，有如天主教徒期望能去到梵蒂岡朝聖，基督徒也會想踏足伯利恒城一樣，我們體育人亦抱着接近的心態希望有機會參與。

上次提及奧運製作團隊（OBS）每一個環節、細節他們也需預先計劃及安排周詳，因此內容之多筆者很難在一篇文章中述說完整，只能說每一屆製作報道也跟着時代科技去進步，每次都使人獲益良多。這樣的機會每個國家地區的製作團隊都會趨之若鶩，而國家中央台於近幾屆都能走進奧運製作團隊，也是箇中成就。回憶2000年悉尼奧運，奧運製作團隊邀請TVB派工作人員加入，奈何公司婉拒參與，香港便自此失卻參與機會。

OBS製作是奧運製作的第一部分，動用過千部攝影機，60多部外勤貨櫃廣播車，可製作過萬小時直播片段讓全世界電視台作轉播之用；而奧運轉播第二部分就是所有電視台如何以自己方式轉播。通常於奧運兩年前奧運國際廣播會議就會召開，全世界電視台便會了解兩年後的製作方式，便可事前作好準備。記得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，香港乒乓孖寶齊寶華和陳丹蕾在女雙打入8強，如果打贏則進入4強奪得銅牌，但當時她們比賽的波枱是大會不會拍攝，TVB便早有準備自己安排拍攝，再送回國際廣播中心轉回香港播放；當天開賽前，工程人員四處張羅，最後得到日本電視台協助借出微波發射器，因此香港市民當時就能第一時間收看比賽直播。

時至今天，大會會拍攝乒乓波全部4張枱並提供直播訊號，但只會把其中一張枱的訊號送上衛星，如果香港隊不是這張枱，那電視台就要想辦法了。大會同一時間製作訊號有50多條，而送上衛星只得16個訊號及一個24小時奧運新聞台，16個訊號編輯取向是OBS根據其判斷的重要性而編排，而各電視台就要計劃如何直播轉送，因此電視台還要留意整個奧運會的比賽時間、日期、項目，例如香港隊會否同一時間幾個項目一齊比賽呢？製作資源便需好好分配。上一屆東京奧運香港隊比賽片段一吋不漏，也為每一個香港隊運動員做到訪問，今屆巴黎奧運又會如何報道港隊呢？

今屆巴黎奧運分配給4間免費電視台去轉播，理論上比上屆東京奧運3間電視台報道會更全面，而科技亦比上屆更先進，那就看今次4台如何合作播放奧運，為香港觀眾帶來奧運新感受。

去俗求雅牡丹畫

方寸不亂

方芳

香港的迎春花，少不了牡丹這主角。洛陽4月天，各公園的牡丹花會，除了花，也不乏牡丹畫，遊客問，畫可出自名家？攤販笑言，名家牡丹畫幾十萬一幅，我的牡丹畫幾十元而已！牡丹畫為國人所愛，更受四方遊客所追捧，不難想像洛陽牡丹畫的產業興旺。

此次洛陽行，參觀「寇興耀寫意牡丹百品」畫展，與畫家交流，其間還有一批批老年大學的師生來到展廳研學，也有畫家為小朋友講解示範牡丹畫法，為傳承弘揚牡丹文化注入新活力。其牡丹百品畫冊，是集寫意牡丹繪畫技法、牡丹品種譜記、牡丹文化於一身的「藝術科普」。選取了100個牡丹品種成畫，每畫有照片對照，更難得是，還有註釋於圖，既能欣賞牡丹形態之美，還有花種形成原因和背後的故事，脈絡清晰，寓教於作，得此冊者，對牡丹有更進一步認識，無不如獲至寶。

寇興耀出身於「老城寇家」，其家族文人輩出，2014年被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授予「書香之家」美譽。寇老師畫牡丹，多年來流連牡丹花叢中，對中原品種的牡丹生物特性、歷史背景多有了解，除此之外，他還發揮傳媒工作的特點，到有牡丹生長的地方考察，包括甘肅河州、西藏林芝尋找紫斑牡丹和野生大花黃牡丹；更冒着冰雪嚴寒，記錄雪中牡丹狀況，乘旅遊采風之便，向當地贈送中原品種。既是畫家，又是牡丹專家。

雖是國色天香，富貴雍容，但畫家對牡丹畫，卻有不同看法，牡丹題材被一些畫家所小覷、不屑。寇老師不諱言，現實中，牡丹畫受市場影響，有流俗傾向，色彩火爆刺眼，形象追求逼真，和照相機爭功；作為牡丹畫家，他認為畫家應心存高雅，觸景生情，以形寫神，需有引導大眾提高審美情趣的使命。

◆寇興耀在牡丹叢中作畫。作者供圖

為什麼馬英九愛哭？（下篇）

書聲蘭語

廖書蘭

自4月3日台灣花蓮大地震至今，幾乎天天餘震不斷，已有1,320次，且多次餘震強度都在4到6級，島內民眾多被震得人心惶惶。我目睹中部橫貫公路花蓮段的太魯閣、燕子口等風景名勝，被震得面目全非，市區的高樓大廈被震得45度傾斜；我想，馬英九看到這一片斷壁殘垣，會不會難過得落淚。

目前台海關係正處於緊張時刻，繼馬英九後，中國國民黨藍營人士展開接力；郝龍斌訪問河南，洪秀柱訪問廣東，並預定7月將帶領200名台灣青年訪問浙江，傅崑萁亦率團訪問北京，據聞連勝文、韓國瑜、朱立倫都相繼計劃訪問大陸。

這真是一個天大的好消息！我不僅看到代表最新的台灣藍營人士積極伸出友誼之手，也看出他們迫切的盼望和平之心；相同的，我感受到大陸以國家主席習近平為首的官方與民間上下一心，張開雙臂歡迎兄弟歸來！在大家同是中華民族一分子的大屋簷下，我們不要兄弟相殘，我們拒絕做美國的棋子，我們要的是中華民族大團結！

回想2005年連戰「返鄉之旅」，宋楚瑜「尋根之旅」，李敖「文化之旅」，2024年馬英九「和平之旅」，已相隔19年了。自1988年李登輝主政台灣，開始有計劃的去中國化至今已有36年，台灣青年對大陸的認識是不足的，甚至帶有負面的偏見；馬英九與洪秀柱共帶領220位台灣青年的大陸之行，其教育意義何其深遠重大！在同文同種同語言同歷史的文化脈絡下，讓台灣青年自自然然產生認祖歸宗的情懷，再看到大陸今日的發展，的確讓他們嘆為觀止，心生佩服。

台灣民進黨執政，在有所選擇的新聞報道下，刻意宣傳對大陸的醜化和敵視，使台灣青年並不能認識真實的大陸，而今大陸之行能讓他們親眼看到大陸的各項設施，如高鐵、橋樑等基建的宏偉完善，市區大廈的輝煌氣派，讓台灣青年瞠目結舌，萬里長城的雄偉浩大、陝西深厚的中華文化底蘊，讓台灣青年真實地感受到同屬一個中國，有相同的祖先、相同的傳統文化、相同的歷史故事與宗教信仰，一脈相承。

今次國家主席習近平與馬英九相談甚歡，據說談了一個小時，可以說是9年前在新加坡習馬會的另一篇章，讓台灣青年親身感受到兩岸一家親的歷史根源，自己不僅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！

我認為，大陸以大事小，為兩岸和平統一，做出最大的努力和誠意。我相信當兩岸統一的那一天，只要是炎黃子孫都會落淚，又豈是馬英九一人。

◆馬英九早前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參觀。

桃花朵朵開

百家廊

戚佳佳

我對於桃花的情緒是複雜的，在家鄉，父親曾經栽種過兩棵桃樹，靠井邊的桃樹蓬蓬勃勃地長開來，一天比一天高，一年比一年大。而另一棵桃樹因為那棵枝繁葉茂的榆樹遮住了光，沒長起來。

井邊的桃樹在次年開出了桃花，想來，那應該是我第一次看到桃花，五六片粉紅的葉片，黃色的芯，閒散地開在小桃樹上。我忍不住掰了一截開着桃花的枝幹，帶進家中，放在一個盛了水的酒瓶裏，水裏加了少量的鹽。我等着桃花一日日就這樣開着，遲一些凋謝，慢一點落下。每日裏，我在桃花清香的氣息中醒來，又在桃花微微的笑意裏睡去。夜裏，無論有沒有夢，都是歡欣快慰的，彷彿含了蜜。這枝桃花足足與我相伴了有半個月的時間，我看它時，它雖靜然不語，卻是笑意盈盈。它看我時，總是脈脈含情，溫婉可人

這株桃樹在3年後，結出了桃子，毛茸茸的，小小的，與大一點的石子和土疙瘩差不多大，卻尤其甜。就因為口感好、離井沿太近，每一年還未等到桃子長大、泛紅，樹上的桃子就被東摘一個、西摘一個，所剩幾個，也不需等到幾日，一群孩子就風一樣襲來，在桃樹下嘰嘰喳喳，幾雙眼睛交錯着像一張捕捉獵物的網，在桃樹的葉子裏梭巡。直到確認再也找不到一個桃子，才風一樣颳走。

當然，這陣風也會提前颳過，那就是我和家人的出現，還沒等到我們反應過來，就聽「嘩」，幾個人影從桃樹下一閃，呼啦啦轉瞬間沒有蹤跡。只留下幾聲笑，如銀鈴般串在一起，前前後後、起起伏伏着。那一年，我大概八九歲，家裏養的一條狗由我命名，我驕傲地喚牠作「霹靂」，我因此也把這隻狗與我的喜怒哀樂牽繫在一起，我與霹靂形影不離。

至今我都不能清晰地表達那種黏膩的情感是怎樣開始，又是怎樣結束的。或許更多的時候，我是在極力逃避，對一隻狗的懷念總是缺乏某些事件的支撐，牠的跳躍以及牠的匍匐，都是一隻狗該有的伎倆，除此之外我便找不出牠的特別處。但卻是因為牠的消逝，多年裏，我都不曾再接觸狗，與狗成了陌路。

那是個桃花盛開的日子，井旁的桃樹，開滿了花，像一個龐大的花籃。午後，陽光燦爛，河岸邊，我追逐着霹靂，並一次次用手抄起水潑灑在狗身上。狗不急不吼，只是搖頭擺尾，上躥下跳地沿河沿向前蹦跳着，偶爾牠還回頭望我，呲牙咧嘴地笑。而就在那時，我聽到母親的呼喚，至此我失去了那條叫霹靂的我的狗。那時候鄉村裏有各種各樣走村串戶走買賣的人，收購狗便是其中的一種。一條狗20塊錢的收入，對於當時來說，實在是一筆不小的收入。儘管因此也撕裂了一個孩子對於一條狗的夢想與憧憬。

下一年，姐姐擔任了餵養另一隻狗的任務，我卻總是離狗遠遠的。不知為什麼，狗並沒有長大就夭折了，姐姐把牠埋在了桃樹下。那時候恰巧也是桃之夭夭、灼灼其華的美麗季節，迷迷糊糊中，我看見姐姐握着鍬把，用力地向桃樹根挖去，身體忽高忽低，兩頰緋紅，與盛開的桃花交相呼應，人面桃花。

如此美妙的場景，並沒有打動我的心。我看着，轉身去了鍋屋。我總也提不起對那一樹桃花的精氣神，反而自此後對那棵桃樹上結的桃子也失了興趣，再也不曾動過。那些桃子，讓我有一種莫名的悵惘，它會提醒我想起很多往事，關於狗，也關於一段年少時光。如今家鄉的老屋已易主，那口井和那棵桃樹都還在，我偶爾從村莊前的馬路上經過，會不自覺地偷偷看看它們。

此刻桃花正在盛況空前地開放着，每次與桃花對視，或者走進桃花叢中，總讓我有種似曾相識，與故人相遇的感覺，我甚至覺得，我的前世與一朵桃花一定存着某種淵源，要不怎麼會如此接近和相似。

立在自己的枝頭，不管枝頭高矮，枝幹粗細，只要溫度適宜，在適合的季節，自然開放，自由生長。至於，蝴蝶、蜜蜂，只是傳說而已。就讓花自盛開水自流去。

吃飽方可談哲學

翠袖乾坤

連盈慧

上星期談愛因斯坦還是意猶未盡，任誰不懂相對論，不懂原子量子，當他看過愛因斯坦說過什麼話，必然也驚覺哲學家不一定都板着面孔不苟言笑，愛因斯坦就是如此令人感到那麼親善而風趣；從來沒有這樣一個萬人仰慕的哲學家，可以全無架子收到世界不同年紀粉絲來信時，會像他一樣不厭其煩解答他們的問題：

俄亥俄州學生聽過人類屬於動物表示震驚，愛因斯坦一本認真說，從食物吸取營養，繁衍後代而又隨年齡增長到老而死亡種種特徵來看，其實人和動物也沒分別。

英國某中學推選他為名譽會長，他坦言對未經同意的任命表示不滿，可是他的筆跡仍如至寶，珍藏鑲在該校圖書館鏡框裏。

一位母親請愛因斯坦為她小女兒寫幾句話，愛因斯坦寫道：地球已經十億歲，等着你看它完蛋了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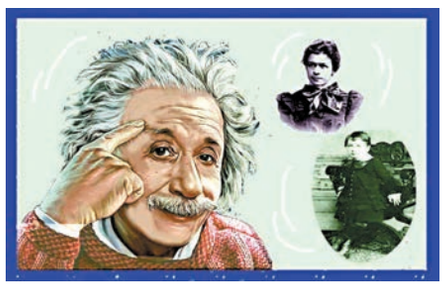
有人以不屑的口吻問他哲學是什麼，愛因斯坦說哲學是生育並撫養一切學科的母親，人們不應該因為它貧困到赤身露體而嘲笑它！

無知記者對科普的錯誤認識雖然令他感到厭惡，但他也只怪錯在作者和出版商，說為智力健全讀者出版的科普作品才有價值。

有讀者想做全職哲學家，他說有了其他工作三餐安定以後研究哲學才有意義，他自己的偉大理論就是在任職專利局時而產生；有人為不能入讀高等學府而自卑，他說智慧來自不斷努力求知，而非學歷。

他討厭與人角逐爭先發表學術研究成果，說這跟迷戀金錢和權力一樣無知和邪惡。

他說從不為娛樂浪費時間，但卻醉心古典音樂，除了喜愛巴哈莫扎特，對其他作曲家都有精闢中肯的評語：舒曼形式平庸，但有感情；韓德爾完美，但淺薄；舒伯特旋律好，他的巨作跟纖巧的德布西結構同樣有缺陷；華格納華麗而頹廢；史特勞斯無意境。看來音樂對他來說原來也是哲學不算娛樂呢。



◆看他帥氣，三歲已定八十。作者供圖

人間有味是清歡

欣有靈犀

王欣

作為一名「半路出道」的香港人，來港十餘年，免不了要受到港式早餐的「洗禮」。

早餐，對於忙碌的普通香港人來說，可以說是儀式一般的存在，而經常被遊客詬病「服務態度惡劣」的港式茶餐廳，便是港人早上「返工」（上班）前最愛聚集的地方。

說聚集在茶餐廳，不如說是分邊而坐，很多時候，坐在對面的人，往往是陌生人，沒關係，香港人極其注重隱私，卻也十分具有分享和包容的心性。你有你吃，我有我食，大家共享美食的空間，卻又可以各自對各自的食物心生歡喜，互不打擾。

香港人是最懂得茶餐廳文化，侍應（服務生）繁忙，人手也捉襟見肘，坐下來點餐，盡量快、狠、準：「唔該，沙嗲牛肉公仔麵、煎蛋，要反蛋（把雞蛋煎熟），凍檸茶，少甜少冰。」

常客們根本不用看菜單，屋邨樓下或附近的幾間茶餐廳的菜單早已爛熟於心，更難得的是，熟手的侍應也已經將常客們的「心水」餐單爛記於心。穿着白色寬鬆工作服的中年大叔，拿着紙和筆走來，微笑着問：「今日A餐定係C餐啊？都係熱奶茶，茶走？」在紙上瀟灑地幾筆一畫，再轉交給廚部，不下三五分鐘，一份可口的、熱氣騰騰的港式早餐便呈上來。但記住，大叔的微笑僅有限度提供給熟客。

有人說茶餐廳的侍應態度差，我從不這麼認為，他們只是跟你不熟而已，如果只是第一次見，為何要對你滿面春風？如果對你太過熱情，你又會覺得他們「有所企圖」吧？當然，個別極端的「欺壓遊客」案例排除在外。

我常常感慨，這恰恰是香港的好，人們不會對你太熱情，但也不會對有需求的人置之不理。和陌生人開啟一段舒服的「關係」，豈不是從古至今大師們所崇尚的人生之「清歡」？

但無論如何，以上的種種都不足以成為阻礙我們探索香港早餐的藉口。

如果你第一次來香港，那麼一定要選一個早上去一間茶餐廳，感受「港式」飲食文化。

傳統的港式早餐菜單上，往往都有沙嗲牛肉公仔麵、火腿絲通粉、榨菜肉絲米粉，然後可以配炒滑蛋/煎蛋，還可以配上多士。多士，就是普通的白麵包切片，一份多士，通常是一片四四方方的白麵包從對角處切開，成為兩片三角形的麵包片。煎蛋可以叫太陽蛋或者全熟；而多士可以烘底或不烘底，塗抹上些許黃油更加香口。

如果你仔細觀察，每一份早餐套餐，不同的客人對於每一種食物的要求都各有不同，有的要炒蛋，有的要生一些的煎太陽蛋、有的多士要軟和的、有的要烘烤得久一些。一杯奶茶，也可以多奶、少奶、「茶走」（是指使用煉奶取代淡奶和砂糖的奶茶）……只能說，香港人對於一份簡單的早餐，還是挺有要求的。

生活中，就是在循規蹈矩中尋找一點點「可定製」、可自我支配的小確幸，不也是人生的「清歡」嗎？

去鄰居家蹭飯

琴台客聚

伍呆呆

五一假期到了，儘管暴雨還在不停地下，但是真正的夏天依然隨着假期來了。

鄰居付姐姐夫婦已退休數年，他們過着閒適的冬南夏北的候鳥式養老生活，今年也像往年一樣，在五一到來前就開始收拾行李準備駕車回北方老家避暑了。

臨行前，付姐姐蒸了一鍋玉米麵窩窩頭用袋子裝好放到我家大門口，又發信息囑我拿回去趁熱吃。舊年的這個時候，付姐姐也在臨回北方之前煮了一鍋糨子給我，因她知道我忙於寫作，一個人又懶得下廚，吃東西時常會隨便對付，她做好的糨子和窩窩頭我拿回放在冰箱保存起來，就是多日的便捷主食了。

付姐姐平日裏對我亦是如此。付姐姐家距我家僅幾步之遙，我的花園種的大多數是花木，她的花園則被她種滿了小菜，她常會喊我到她的菜園子去摘菜吃，我若不去，她便不時地摘一些放到我家門口。我拿回家來，口中吃的是淡淡的青菜，心裏感受的卻是濃濃的清甜。

這樣的日子像是回到了小時候。

小時候住在家屬院的平房裏，家裏大人不在的小孩子，鄰居們都能照顧一二，小孩子到鄰居家去「蹭飯」是常有的事，大人會相互在鄰家菜地裏摘蔬菜，家裏做了好吃的，拿去分給左鄰右舍亦是尋常。那時年紀小，只覺得有許多鄰居是極好的，因為又有好吃的、又有好玩的，對「遠親不如近鄰」也懵懵懂懂地知道。

成年後住進城市裏的高樓，高樓裏的鄰居隔着厚厚的鋼筋水泥和冰冷的防盜門防盜窗，有的隔牆而居了數年的，也還是在樓道和電梯裏的點頭之交，連彼此的姓名都不知道，這樣「熟悉的陌生人」，就更談不上去對方家中「蹭飯」了。

東晉詩人陶淵明寫了大量的田園詩和飲酒詩，他的田園詩裏我最喜歡的不是夢幻的《桃花源記》，而是《移居二首》。詩人在詩中寫到遷移新居後的快樂，從「鄰曲時時來，抗言談在昔。奇文共欣賞，疑義相與析。」的有着文雅的精神交流的鄰里關係，到「春秋多佳日，登高賦新詩。過門更相呼，有酒斟酌之。」的呼朋喚友舉杯共飲的鄰里關係，都是極令人羨慕的。

陶淵明的新居當然不是高樓，而是在鄉下，在詩人心中如桃花源一般的「南村」，是他詩中的陋室：「敝廬何必廣，取足蔽床席。」那時的「敝廬」，大抵就是低矮的茅草房，和我幼時住過的大院平房及如今的遠郊別墅一樣，與鄰居的往來間沒有什麼阻礙。

近日許多城市遭遇了暴雨的襲擊，滿屏新聞裏閃過小小的一條：某城市高層住宅被水淹至3樓，好幾日後，才有人發現鄰居家被溺亡的人。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鋼筋水泥的高樓無法「過門更相呼」，生命就這樣消逝在了緊閉的防盜門內。或許在未來，城市的高樓能夠愈建愈矮，那些給鄰居送菜、到鄰居家去蹭飯的方式才能重新回到大多數人的生活中吧。